

【历史文化研究】

南诏段氏与佛教研究

苏换着

(大理大学 民族文化研究院, 云南 大理 671003)

摘要:段氏是洱河蛮白子世族。南诏初期,因军功而不断被赐封,逐渐显著于南诏。在多次代表南诏出使大唐与西蜀的交往过程中,也得到了中原王朝的认同与赞赏。依照历史脉络依次捋清段氏祖先由来历程以及段氏逐渐在南诏崛起的几个重大契机的同时,重点论述段氏在南诏崛起的同时也是佛教在南诏兴起、传播并由上到下、由外到内逐步立稳脚跟的发展过程。不可否认,段氏的崛起离不开南诏王室的倚重,也离不开中原王朝的认可,而佛教在段氏崛起的历程中始终充当的是御国利器的角色。

关键词:南诏;段氏;佛教

中图分类号:C951;B9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777X(2019)02-0055-05

一、段氏——白子世族 崛起行伍

段氏,其祖先本武威郡姑臧人,汉太尉段颎之后,出自郑共叔段,遂以为氏。汉段会宗以天水上邽人为西域都护,颎盖其从曾孙,以平羌功封新丰侯,官至太尉者二人,《汉书》《后汉书》并有传。段氏世居西塞,子孙散处,或仕中国,或入蛮陬。段荣、段韶显于北齐,段志元为唐佐命,其后段文昌遂相穆宗,皆武威姑臧之族也。姑臧后为乌斯藏,且讹为西藏。西藏与云南接壤,云南之段氏由姑臧而来,故段氏世为西边郡望。^{[1][18]}根据大理段氏族谱,也有记载说段氏祖先本来是武威郡人。根据其他方志资料,可知中原王朝曾对洱河蛮世家大族进行过多次册封。东汉时有张骞遣使入滇,至西洱河,河蛮归顺的记载。后来司马相如至西洱河,会盟洱河九河蛮部。至此附汉,属永昌郡。汉赐河蛮张、王、高、董、段等十八姓。可见段氏也是中原王朝所赐的大姓之一。到了三国时期,诸葛亮武侯伐蒙氏,为无后患,灭族诛之,段氏是白子后。至南诏册封,唐与蒙修好,而赐蒙姓,封云南王。并赐南诏入朝诸官,为南中大姓。张、王、李、赵、段、杨、尹、洪、施、何十姓为主姓。可知唐

朝册封南诏时,南诏段氏已有在南诏官位显著的祖先了,不然何以能随南诏王入中原朝廷朝拜,又何来的册封,可见历史上的河蛮段氏自始至终都与中原王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多次受过中原王朝的册封,但也曾受过中原王朝统治者的压迫,但段氏是白子后人,是肯定的,不仅因为他们曾在原初的河蛮大姓中占有一席之地,河蛮地区古老的九隆神话更能印证段氏也是最早居住在洱海区域的先民之一。《哀牢夷传》记载:古有妇名沙壶,因捕鱼触一沈木,感而生十子。后木化为龙,九子惊走,一子背坐,名曰九龙。又云:哀牢有一妇,名奴波息,生十女,九隆兄弟各娶之,立为十姓,段姓便是十姓之一。^{[2][18]}《南诏图传》图画卷题榜中有“按张氏国史云……勋公大部落主段宇栋”,而祭铁柱时的九人中就有段宇栋。^[3]可见段氏先祖早在南诏之先的张氏白子国时期便已是独霸一方的部落领袖。

在南诏国时期,段氏族人更是豪杰并起、英雄辈出,南诏王皮罗阁即位,有段道昭为师^[4],此处段道昭应为段道超之误,因见诸方家史料者段道超之称为多。而段氏在南诏的大规模崛起却是在南诏王阁

收稿日期:2018-11-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云南古代白族大姓与佛教研究(17BZJ01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苏换着(1990—),女,河南濮阳人,大理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族宗教、大理白族地区家族与佛教研究。

罗凤时期,也是一场战争引发的家族崛起的故事。

时势不仅造英雄,也能促进一个家族的崛起。段氏家族在南诏时期就是这样奇迹般地崛起在河蛮地区的。南诏国时期段氏家族最先昭明史册的是大理国国主段思平六世祖段俭魏。而正是大唐与南诏的天宝战争,使得段氏先祖出尽风头,其雷厉风行的铁蹄不仅固守了南诏王室的疆土,也在南诏王朝内外为段氏后人莫下了根基。

文献记载:诸爨叛乱时,南诏王曾派遣大军将领段忠国等赴安宁再和诸爨。^{[5]86}《南诏德化碑》也记载大军将领段忠国等与中使黎敬义、都督李宓,赴安宁,再和诸爨。^{[6]4}历史证明,段氏先人不仅在平定内乱方面为南诏王室立下汗马功劳,而且在捍卫南诏王权的外来入侵战争中更是浴血奋战、英勇担当。史载蒙阁罗凤唐天宝八年(749)立,年十九岁。十年,唐剑南节度鲜于仲通将兵八万伐滇。南诏王遣子伽异与段俭魏迎战于洱河,唐兵大败,仲通仅以身免。南诏遂叛唐归番,封为日东王,赐金印,以俭魏为清平官。^{[2]73-74}天宝甲午十三载(754)六月,唐朝命李宓等率兵再征云南。兵逼邓川,凤遣凤伽异、段俭魏迎战于江口。结果唐全军覆没,李宓被执。天宝乙未十四载冬十一月,安禄山反叛于范阳,南诏王阁罗凤乘机以兵取蜀邛州。升段俭魏为清平官,赐名忠国,旋拜相国。^{[2]77-78}在南诏与大唐两次大规模的交恶战争中,都有段氏先人争先恐后、奋勇厮杀的身影,而段俭魏也因此在此官位上步步高升,此时段氏在军事、政治上的地位也是显赫之极。因军功而被册封的段氏族人,不仅被赐名、拜相,还准予世为大军将,主东方。^{[1]181}此时有名的大军将还有段附克、段全葛等人。在与唐作战中,李宓进逼邓川,时神川都知兵马使论绮里徐来救,于是命大军将领段附克等内外相应。南诏王听从吐蕃赞普命令,派遣大军将领段附克侵犯大唐领土。^{[5]323}《南诏德化碑》记载范阳节度安禄山窃据河洛,唐玄宗入蜀避难时,吐蕃赞普认为越嵩、会同谋多在我,图之以为美。南诏王阁罗凤奉吐蕃赞普之命,遣大军将领段附克等同伐越嵩。^{[2]83}天宝之战中,南诏王曾命长男凤伽异、大军将领段全葛等于邱迁合拒山后赞军,使得大唐王天运悬首辕门。^{[5]77}当时段氏家族除了有多位手握兵权的大军将领,在南诏朝堂里掌握政权的清平官也有几位,如段忠国、段寻佺等。正因为当时清平官段忠国、段寻佺等都说“有国而致理,君主之美也。有美而无扬,臣子之过也。夫德以立功,功以建业,业成不纪,后嗣何观。”建议刊石勒碑,志功颂德,用传不朽,俾达将来,于是就有了《南诏德化碑》。^{[6]18}《南诏德化碑》

碑阴第一个记载的官员就是段忠国。同时记载于碑阴的段氏官员还有段君利、段旋忙凑等。^{[5]327-328}还有大军将兵曹长小颇弥告身赏紫袍金带段君利,赏绛袍金带段旋忙凑,段姓大军将中有赏小银告身的、有大鎗石告身赏紫袍金带的。^{[6]10-11}段氏清平官由于经常代表南诏王室朝拜中原王朝,段氏家族借此也多次得到中原王朝的敕封。白氏《长庆集》卷四十《与南诏清平官书》载“敕南诏清平官段诺突……段谷普……等”,《文苑英华》卷四七零《与南诏清平官书》载“敕段琮傍、段酋琮……等”^{[2]60};文宗曾敕南诏段姓清平官:段琮傍、段彝琮^[7]。有注释说祠臣为清平官。^{[8]177}也有把祠臣写做词臣的,可见南诏时期段氏在文治武功方面均占据一定的政治地位。

段氏在南诏时期不仅在军事上保家卫国,在外交领域,尤其是南诏在与大唐会盟的友好邦交重大场所中都少不了段氏使者的身影。在异牟寻想归附唐朝时,本是阁罗凤使者的讨击副使段忠义被唐朝使者韦皋遣还云南,表示和好的诚意,从而逐步取得异牟寻的信任^{[2]95}。异牟寻与大唐苍山会盟时就提到了大军将领段盛。^{[8]143}崔佐时与南诏会盟时,南诏王曾派遣曹长段南罗随佐时入朝。^{[5]77}袁滋在贞元年间册封南诏王入云南后,《樊志》末卷载:遣曹长段南罗各同伦判官赵伽宽等九人,与南诏清平官等,将大马二十匹,子弟羽仪六人沿路视事。十五日到安宁城,城使段伽诺出步军二百队,马军一百队夹道排列,并带甲马、步枪等人员去城五十里迎候。^{[2]105}这些说明段氏家族作为行伍出身的后人几乎在南诏国的外交、军事各方面占据十分重要的政治地位,军事上把守的是南诏国的军事要塞,外交方面无论是与大唐、吐蕃还是与周边的缅甸、狮子国,段氏家族出现的杰出人才凭借自己的博学胆识的确为南诏政权的维护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临危受命 缅甸金佛

《樊古通纪浅述》载:券龙成以段宗版为国老,建佛顶、莲宗、传心三寺,罗写金字藏经一部,袈裟三十件。《滇云历年传》亦载:子劝龙晟立。以黄金三千两铸佛三身,送佛顶寺。遣宗榜率兵救缅甸。^{[2]114-115}此处券龙成、劝龙晟即劝利晟,宗榜、段宗版是段宗榜之误。可见此时南诏王与段氏已崇拜佛教。

《南诏野史》载劝龙晟时,师子国攻缅甸,遣宗榜救之,破师子国兵,获缅甸舍利以归,其后遂服属于南诏。^{[9]203}师子国即今斯里兰卡。^{[9]206}段宗榜,汤池(今云南宜良县)人,是南诏王劝丰佑的勇将。^{[2]135}狮子

国将伐緬,緬求救于南诏,遣宗牓将兵救之。宗牓知诏已老,子世隆尚幼,权臣杨苴颠恣擅炽盛。宗牓恐其篡夺,乃请曰:“今臣救緬,若权不重,人不用命。必专生杀,乃可往。”诏许之。受敕出令:“限七日齐军于河尾。”惟统矢违限,遂斩其将,乃苴颠子也。既入緬,得胜,或狮子国旗帜、金鼓、兵仗而还。緬王酬以金宝,不取;取佛舍利。至腾越,闻诏劝丰佑崩,苴颠果篡位。宗牓与苴颠书云:“王崩、子幼,闻公摄位,国家之福也。曩承诏旨,率师救緬,狮子国不战而溃,緬王酬我佛舍利。今凯还,倘率国中多人迎舍利,境土荣甚。”苴颠得书,率国中耆艾,迎佛舍利。苴颠服龙衣,手执金炉,盛陈仪制,至义修相见。宗牓云:“先拜舍利。”苴颠方下拜,宗牓斩之。^[10]长庆四年(824),段宗牓救緬回来,归立世隆。^[11]但野史记载并非杀掉了王嵯颠,而是次年废王嵯颠,循命敬信三宝,赦其罪,复官清平。可见此时段氏先人已有利用佛法震慑南诏朝纲统纪的政治手腕了。另外,《南诏野史会证》记载段宗牓打败狮子国,緬酬的是金佛而非舍利。当段宗牓熔佛得金数千两时,有奉香火的緬人在旁边,默祝说:“愿世代奉敬,今不如愿,惟愿世尊轮生灭彼国祚。”^{[2]137}。据史料记载,緬人俗敬佛,重罪对佛发誓,凭僧取断。^{[2]113}緬人喜佛法,有百寺。民七岁祝发止寺,至二十有不达其法,复为民。^{[1]202}緬甸的音乐大多和佛教有关,《禅定》骧云《掣览诗》,谓离俗寂静也。《甘蔗王》骧云《遏思略》,谓佛教民如蔗之甘,皆悦其味也。^{[1]207}故而无论佛舍利也好金佛也罢,緬国把最为贵重的佛教圣物赠给了南诏,这正可印证历史上的南诏与緬国这段佛法外交的友好邦交,事实上,南诏国的音乐也受到緬国佛教的影响。据载天启五年甲子五月改宗牓清平官,史波镬佛堂成,求清平官兼备国史。法王子赵文奇撰碑额曰:清平段氏纪功招提塔铭。^{[2]138}根据段氏崇佛的记载,段宗牓熔佛化金是没有历史依据的,打败狮子国,不要緬国的金玉珠宝,偏偏索取了緬人最为看重的佛教圣物,段氏此举归根到底还是为了利用佛法的力量来平定内乱,或者说是借助当时南诏王室贵族信仰佛教的精神力量来为铲除当政的奸佞找到合法的依据。

三、巫佛斗法之杀蟒平患 祀塔封神

崇圣寺北五里鸳溪,居住着段赤诚母子。母段阿香,少年时和女伴在溪边采野菜,见桃树上结了一个碧绿的桃子,大如拳,吃后怀孕,生下段赤诚。可见段赤诚是跟随母姓的,食绿桃而孕,这是人们将段赤诚的出生神迹化了,颇有原始母系社会感孕而生的神话特点。笔者认为出生神话在民间一代代地传

闻,其实代表的是白族先民对时代英雄的崇拜与怀念。

资料记载段赤诚长大后,习武于无为寺,拜主持僧一化禅师为师。段赤诚少年时勇猛过人,武艺超群,力大如牛,为殿前侍卫。《白古记》记载当时洱水有叫薄劫的妖蛇,也有的说蟒蛇名叫缚枯,兴雨水淹城,南诏王出告示悬赏并允诺能灭蛇妖的人子孙世免差役。段赤诚见历百日无人愿舍命斗缚枯,慨而揭榜。南诏王许诺奉养其母,并为段赤诚选精钢制利刃二十四把,利剑二柄,锋利无比。段赤诚身缠二十四把飞刀,在洱河口寻找缚枯,缚枯把他吸到了腹中,段赤诚在它腹中翻滚,缚枯身体太大了而不能剖开,挣扎了一天才毙命。劝利王手下诸军将次日午亲往剖缚枯,而段赤诚的身体已被蟒液溶化,按诏国礼火化了段赤诚,骨灰储存在净瓶。骨中结一舍利子,晶莹耀眼。国师王嵯颠商议在水磨箐龙泽边建造浮图,众人刚了缚枯泄恨,得到的蛇骨烧成灰拌上石灰,为建塔用,把段赤诚骨灰瓶放在塔舍,把舍利子放在宝顶金盒中,名蛇骨塔。南诏王赐段赤诚忠义军将、忠勇将军、点苍山神、洱河龙王,并绘图记事于国门。大唐元和十五年(820)冬,南诏王劝利立碑,清平官赵建仲撰,僧德禅书。今《龙王庙碑》记载:洱河龙王赤城。盖有功为神之报,今在上关沙址洱河边。^{[2]117}根据神话传说,段赤诚死后被封为“洱海龙王”,极有可能是死于兴修水利的他被神化了,这也是段氏势力崛起的一个重要信号,标志着段氏势力的影响已经在各方面与旧有诸姓势力并驾齐驱。佛图塔位于下关北郊阳平村,建于南诏。蛇骨塔原建在阳溪水磨箐旁,后来毁于地震。今人将佛图塔附会为蛇骨塔。

段赤诚死后三月,其妻生下一子,长有文才,后效力于段思平。明洪武十八年,龙尾关西北水磨箐蛇骨塔后有土主祠,内供段思平、天宝李宓将军、段赤诚三尊木雕像,皆以本主祀之。

段赤诚杀蟒平息水患而不惜自我牺牲的英雄神话故事,实则表达的是南诏时期段氏族人为当地百姓所做的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这也是南诏国时期段氏势力在民间影响的形象历史呈现。他的奉献精神正是佛家所提倡的“慈悲为怀”以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责任担当。虽则这个故事总体上来说表达的是白族人民对于时代英雄的崇拜与缅怀,但经过南诏统治者的赐封,佛教教义以及佛教思想已经渗透其中,该故事的主角段赤诚俨然是佛教护法神的象征,他骨子里浸透的是佛教精神,实践的是佛法规制下的教义。笔者窃以为段赤诚后来被封为本

主应当在大理国时期,因为据史料记载大理国段氏国主曾对段氏本主进行过大肆敕封,而本主信仰也在大理国时期逐渐兴盛起来,故而南诏时期即便对于类似段赤诚这样的大英雄也只是被封为山神、龙王,那是因为南诏国主还是蒙氏,而本主有本境福主之意,等到段氏立国,整个洱海区域即是段氏天下,即使在宗教信仰领域段氏也是要占据统治地位,故而分封段赤诚为一境本主自然在情理之中,可用“天下之士莫非王士,天下之神莫非王臣”来概括之。但反过来,我们可以发现南诏时期虽然南诏王室看重佛教,民间也杂染佛教习气,但对于广大劳苦大众,抚慰他们精神魂灵的依然是有历史延续的民间信仰——妖蟒也是原始巫风的遗存,它所代表的非正义的邪恶力量,与赋予段赤诚佛教利他主义的救世主的正义力量是当时社会相反相成的两种力量,两种力量的角逐最后以妖蟒被永远镇压塔下,而段赤诚因此被神化而告终,实则是佛教力量战胜原始巫教的一个典型例证。

四、扼守南疆,蜀求佛法

到了南诏后期的劝丰祐时期,段氏依然备受南诏王室信赖,掌管着南诏与大唐交接门户的就是段酋迁。史载大中十二年(858),劝丰祐派遣段酋迁陷安南都护府。^{[2]135}这是南诏趁着中原安史之乱后逐渐没落的唐朝后期伺机侵略大唐南疆的史实。而《新唐书·南蛮传》却记载“大中时,李琢为安南经略使,苛墨自私,以斗盐易一牛,夷人不堪,结南诏将段酋迁陷安南都护府,号白衣没命军。”^{[2]313}这说明安史之乱后,唐朝即使是执掌边疆要塞的官吏也贪污腐败、苛刻民生,以致激起边疆民变,边疆大唐官吏的失职渎职只不过是南诏政权对唐王朝发动侵袭与掠夺的一个借口罢了。《资治通鉴》载咸通七年(866):“南诏王遣善阐节度使杨緝助安南节度使段酋迁守交趾,……高骈进击南诏……杀段酋迁。”^{[2]123}段氏在南诏时期作为封疆大吏,可谓见证了南诏与唐朝的分分合合。段氏作为南诏官员,大军将也好,清平官也罢,在推动南诏与唐朝友好盟交的同时,也参与了南诏与唐朝的战争。史载乾符四年(877),南诏王派遣陀西段瑋宝诣邕州节度使辛说,请修好。^{[2]170}又有文献记载南诏隆舜时,段瑋宝曾为南诏使者与唐请和。^{[5]389}此处段瑋宝与段瑋宝应为同一个人,由此可见,南诏时期段氏无论在军事还是外交领域都有其他世族无可替代的优越性,以致造成南诏叛唐,冲锋陷阵于前的是段氏大军将;在南诏想与唐修复旧好时,被派去和好的还是段氏清平官,中原王朝统治者必定对于南诏政权统治下的

段氏家族有了深刻印象,以致让中原王朝的官吏对于南诏所一贯倚重的段氏起了戒心与杀心。中和癸卯三年(883),唐以宗室女为安化公主,妻隆舜,僖宗乙巳光启元年(885),遣段义宗等三人朝唐帝行在^{[2]29},且迎公主。高骈在淮阳飞书上言“三人南诏心腹,宜止而酖之。”唐帝从其言,段义宗等死,南诏遂衰落。^{[2]167}段义宗是南诏有气节、颇负诗才的股肱之臣,据何光远《鉴诫录》卷六载:蜀后主乾德中,南蛮选布燮段义宗等为使入蜀,义宗不欲朝拜,遂秃削为僧,曰大长和国左卫崇圣寺赐紫沙门银钵。既而届蜀群臣议奏:僧有胡法,宜令礼拜,义宗于是失节焉。至于谈论敷奏道理,一歌一咏,捷应如流,有《题大慈寺芍药》《题三学院经楼》《题判官赞卫听歌伎洞云歌》《思乡》作。似此诗作,实为高手。^{[2]193}段义宗诗五首转录在《全唐诗》。^[12]此时的段氏已从行伍出身的军将世家变得有书香之气了,而且加剧了与中原地区的往来交流。这样的栋梁之才,即便出家也免不了殒身的命运,虽则是天妒英才,却也是时势所迫,南诏末年与唐朝后期一样,政权更迭,内外纷争不断。而段氏作为世家大族,能够勇立潮头、坚持其民族气节确实难能可贵,为其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南诏国入蜀交流的段氏官员除了段义宗,有史记载的还有唐朝末年的段立之。《新唐书·艺文志》曾著录有“七科义状”一卷,就是南诏国派往西川求法的段立之与释悟达(即知玄法师)讨论佛教有关问题的记录。^[13]知玄法师是唐朝末年著名的蜀地僧人,曾受到李唐皇室的迎奉与敬重。段氏作为使者与蜀地德高望重的名僧一起探讨佛法,可见段氏在南诏时期为引唐朝佛教传入大理立下了功绩。

综上所述,段氏世族崛起于南诏,自此闻达于中原,既与南诏统治者的宠信、依傍以及敕封有关,也与段氏善于抓住时代机遇,在佛教思想浸淫之下上解君父之忧、下安黎元之苦,武能安邦、文可治国,敢于担当、勇猛精进不无关联。

段氏的崛起历程,不仅承载着南诏国风云变幻中的兴衰,更见证了佛教在南诏国传入、传播的发展历程。简言之,段氏不仅推动了南诏国的历史进程,更参与了佛教的发扬光大。在天宝战争那个动荡不安、血雨腥风的时代,段氏凭借着战场上立下的赫赫战功在南诏政权的统治圈有了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在奸佞篡权、边患无宁的政权更迭、内忧外患的危难时局之下,段氏宗膀毅然出兵缅甸,攻打狮子国,不仅力挽缅甸狂澜于既倒,更是扶南诏大厦之将危,历史证明段宗膀是正确的,他深知缅甸一旦有

失,对于南诏将有唇亡齿寒之危,终于不负南诏王厚望,打败狮子国,获金佛而归。这金佛不仅是段宗榜标具赫赫军功的战利品,同时也是南诏国的救命符,正是因为那个时候,佛教思想已经浸淫南诏上层贵族,段宗榜携金佛而归,不仅可以凭借佛的力量合理地铲除当权奸佞,也为南诏政权君权佛佑的威望奠定宗教基石,从而保证了南诏政权的延续。

而在南诏国的民间当时还是巫风比较盛行,广大黎民在面对无法抵抗的自然灾难之时,往往渴望英雄救世奇迹的出现,而段赤诚杀蟒平息水患的勇于献身精神,也源自于佛教教义的教化。英雄杀蟒的神话传说实则是南诏时期以段赤诚为代表的佛教势力与以妖蟒为代表的民间巫术信仰群体做斗争的形象体现,故事以妖蟒被镇压以及英雄的舍利塔被供养得永生而告终,实则暗示了佛教势力最终在南诏国的民间也赢得了胜利。

在南诏后期,段氏仍然承担着扼守边疆与出使唐朝与西蜀的重任,作为封疆大吏,段氏在其民族政权衰落之际,仍然保持着不卑不亢的民族气节,对于段氏子孙开创三百余年的大理国基业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行伍出身铸就军将世家,佛法外交奠定百年基业,我们可以看到,段氏的崛起既离不开南诏的倚重与册封,也离不开中原王朝的认可与敕赏,更是段氏在军事外交领域善于抓住机遇、苦心经营的结果,佛教是南诏御国之器,也是段氏崛起之具。古语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段氏的崛起契机恰恰是占尽了战争与崇信佛法之机。可以认为佛教在南诏国有立足之地,段氏出了一份大力,这为以后段氏

子孙开创大理国并以佛教为国教的政策提供了源流与根本。

[参考文献]

- [1] 王崧. 道光云南志钞[M]. 昆明: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文献研究所, 1995.
- [2] 倪轭辑, 王崧校理, 胡蔚增订, 木芹会证. 南诏野史会证[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0.
- [3] 刘长久. 南诏和大理国宗教艺术[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1: 64.
- [4] 尤中. 梵古通纪浅述校注·蒙氏世家谱[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9: 35.
- [5] 向达. 蛮书校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6] 段金录, 张锡禄主编. 大理历代名碑[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0.
- [7] 蒋旭纂. 云南大理文史资料选辑地方志之四·康熙蒙化府志[M]. 大理: 大理白族自治州文化局, 1983: 218.
- [8] 樊绰撰, 向达原校, 木芹补注. 云南志补注[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5.
- [9] 云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 云南省文史研究馆编. 滇考校注[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2.
- [10] 王叔武辑著. 云南古佚书钞[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79: 91-92.
- [11] 倪轭辑, 李迺校点. 滇云历年传[M].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2: 131.
- [12] 方国瑜著, 林超民编. 方国瑜文集: 第1辑[M].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1: 539.
- [13] 张锡禄. 大理白族佛教密宗[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9: 91.

[责任编辑 朱小琴]

The Clan of Duan in Nanzhao and Buddhism Studies

Su Huanzhuo

(Institute of National Culture, University of Dali, Dali, Yunnan 671003)

Abstract: Duan is an ethnic group of Er he Man Bai Zi. In the early days of Nanzhao, the army was constantly crowned because of military achievements, and gradually it became more prominent in Nanzhao. In the course of communications between Tang Dynasty and Xishu, Nanzhao was recognized and appreciated by the Central Plains Dynasty.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contex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origin of Duan's ancestors and several important turning points of Duan's gradual rise in Nanzhao. Meanwhile, it focuses on the rise of Duan's in Nanzhao and also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It is undeniable that Duan's rise can 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Nanzhao Royal family's dependence, also it can 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recognition of the Central Plains Dynasty, and Buddhism has always played a role as a weapon of imperial power in the course of Duan's rise.

Key words: Nanzhao; The Clan of Duan; Buddhism